

禪林類聚

十二

漢書門			
三	三	三	三
四	一	四	六
七	三	七	六
二	四	七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漢
〇	〇	四	書
函	二	〇	類
架	四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46	
冊數	20 (12)		
函號	310	170	



禪林類聚卷第十二

應興禪寺住持嗣祖比丘道泰天壽禪寺首座比丘智境集

遊山

應化

沐浴

馳書

神異

優息

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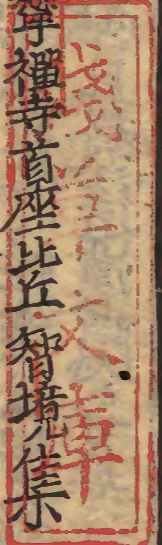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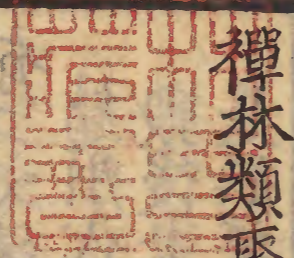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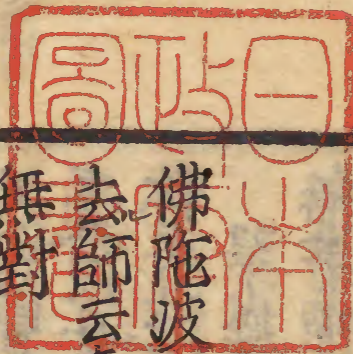
因果

遊山辭送附

佛陀波利尊者遊五臺山到忻州見一老人問師甚麼處去師云臺山禮文殊去老人云大德見文殊還識麼尊者無對

汾陽昭云今日慶幸

尊者到山下又見一老人問尊者何來師云西天來老人云還將得佛頂尊勝經來麼師云不將得來老人云空來



何益師遂回

明安云當初不得甚麼語得見文殊不問西天乃云但展兩手似伊

天台豐干禪師欲遊五臺問寒山拾得云汝共我去遊五臺復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流寒山云你去遊五臺作甚麼師云禮文殊山云你不是我同流

翠巖芝云天似辯才見蕭翼

無著禪師遊五臺逢一老人師問莫是文殊麼老人云豈有二文殊師纔作禮老人忽然不見

趙州代云文殊文殊 天衣懷云無著只有先鋒且無殺後老人若不隱去有甚面目見無著 性空云好彩是無著性空當時若見慕面便唾且教這漢隱身無地

百丈海禪師待馬祖游山歸忽然哭同事問云憶父母耶師云無云被人罵耶師云無云哭作甚麼師云問取和尚同事往問馬祖祖云你去問取他同事回至寮中見師呵呵大笑同事云適來為甚麼哭如今為甚麼笑師云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

佛眼遠頌云一回思想一傷神不覺翻然笑轉新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鼓山珪云世間名利

閑榮辱雲雨紛紛手翻覆悲歌相繼不堪論棒頭無眼黃梁熟 徑山果云有時笑苦有時哭悲喜交并暗催促此理如何舉向人斷絃須得驚膠續 松源岳云哭不徹笑不徹倒腹傾腸向君說父子非親知不知擡頭腦後三斤鐵

南泉願禪師因座主來辭師問甚處去云山下去師云第
一不得謔王老師云爭敢謔和尚師乃噴涕云是少座
主便出去

石霜云不為人斟酌 雲居雁云非師本意 曹山云
賴也 長慶稜云請領語 雲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
是會不會

南泉因僧辭去問師云學人到諸方有久問和尚近日作
麼生未審如何祇對師云但向道近日解相撲僧云作麼
生師云一拍雙泯
歸宗常禪師因僧辭去師喚云近前來吾為汝說佛法僧
近前師云汝諸人盡有事在汝異時却來這裏無人識汝
時寒途中善為去

興善並禪師因洞山辭師云甚麼處去山云沿流無定止
師云法身沿流報身沿流山云總不作此解師乃拈掌

保福展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竟得幾人

洞安禪師有僧辭師云甚麼處去云本無所去師云善為
闍黎云不敢不敢師云到諸方分明舉

龐居士一日問高峰云此去華頂有幾里峰云甚麼處去
來士云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峰云是少士云一二三峰
云四五六士云何不道七峰云纔道七便有八士云得也
得也峰云一任添取士云不得堂堂道峰云還我恁麼時
龐老主人公來士云少神作麼峰云好箇問訊問不著又
士云將謂將謂

應庵華云發大機顯大用且非雷光石火疾談過鋒要

南泉普願
法嗣

須平地上嶮崖孤峻處平坦看他二老深入虎穴透徹
淵源空於結角羅紋游刃磅礴得大自在因甚華頂峰
未曾到只如高峰云還我怎麼時龐老主人公來士云
少神作麼歸宗向這裏擬著箇眼也要諸人瞥地良又
云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趙州詭禪師行脚時到一鄉院經旬日臨去乃辭院主主
云何往師云臺山禮支殊去主云某甲有頌相送頌云何
處青山不道場遙須策杖禮清涼雲帛縱有金毛現正眼
觀時非吉祥師乃問作麼生是正眼主無語
琅琊覺云啼得血流無用處法眼代云請上座領某
甲卑情同安顯代云是上座眼
趙州因僧辭師問甚處去云雪峰去師云雪峰忽問汝和

尚有甚麼言句汝作麼生道云却請和尚道師云冬即言
寒夏即道熱又問忽然更問汝畢竟事又作麼生僧無語
師又代云某甲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漢其僧後到雪峰
峰問甚處來云趙州來峰云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峰
云須是我趙州始得

玄沙聞云大小趙州敗關也不知雲居錫云甚麼處
是趙州敗關處若檢點得出是上座眼
趙州因僧辭師問甚處去云關中去師云彼中兵馬隘直
須回避始得云向甚處回避師云恰好
汾陽昭頌云僧去關中路不遙報言軍馬鬧嘈嘈問師
回避居何處恰好安眠日正高佛慧泉云七閩歸路
日爭鋒回避須教不見蹤恰好藏身何處是青山雲外

南泉普願

四

萬千重。正覺逸云聞說閩中兵馬多可噀遊子第千
戈臨岐指箇藏身處無限雄師不奈何
長沙來禪師遊山歸至門首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云
遊山來座云到甚麼處師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迴座
云天似春意師云也勝秋露滴芙蓉
雪竇顯云謝師答話白雲端云大眾且道長沙在春
夏秋冬中不在春夏秋冬中要會麼一氣不言言有象
萬靈何處謝無私
雪竇頌云大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
落花迴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咄上
方益云拂拂山香滿路飛野花零落草披離春嵐無限
深深意不得黃鶯說尚誰佛鑑勲云獨步曾無語逢

又口便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迴薄霧篩紅日輕煙
襯綠苔若將詩句會埋没法王才
長沙僧問善財為甚麼無量劫來遊普賢身中世界不徧
師云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徧不僧云如何是普賢身師
云言元殿裏更覓長安
木慈懷中禪師因僧辭師乃問甚麼處去云江西去師云
將取老僧去得麻云非但和尚更有過於和尚亦不將去
師便休其僧後舉似洞山山云闍黎爭合恁麼道云和尚
作麼生山云得
汾陽昭代云知汝力微法眼益別云和尚若去某甲
提笠子天童覺云木慈合伴不著這僧不如獨行也
須是恁麼始得直饒木慈古佛也不恁這擔板漢何且

道別有甚麼長處

道吾智禪師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云遊山來山云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云山上烏兒白似雪水裏遊魚閑不徹

石室道禪師因杏山問承聞行者遊臺山來還見文殊麼師云見杏云道甚麼師云道你生身父母在深草裏木山無對

美黃禪師問僧聞黎為復遊山翫水為復問道參禪僧云和尚試道看師云雕蚶鏤蛤不蟻之泥勞君遠至云渾身是鐵猶被一撓師云降軍不斬
圓悟勤云言前收句後殺峻疾不通風直饒釘嘴鐵舌也無嚼啄處且道為甚麼如此非人得其便

南泉願禪師

法嗣

潭州長彭此曠

法嗣

付灯十四

皈宗智常

法嗣

付灯十卷

古德頌云遊山翫水事尋常早曉歸來鬢髮白霜踏破草鞋回首看數聲猿叫白雲鄉

丹霞然禪師因鄧隱峰到於山下見師乃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師指山云青黯黯地峰近前拈住云莫只這箇便是麼師云真獅子兒一撥便轉

雲居舜云丹霞祇知衫穿不覺鞋綻
瀉山祐禪師因九峰慧辯師入嶺云某甲舜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師動容云善善為

保福展云依稀似曲失前忘後
美恭訓禪師辭歸宗宗云向甚處去師云歸嶺中去宗云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為子說些佛法師臨行却上問訊宗云近前來師便近前宗云時寒途中善為師有省

仰山寂禪師問僧近離甚處云廬山師云曾到五老峰麼云不曾到師云闍黎不曾遊山

雲門云此語皆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為山秀云今人盡道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只知捉月不覺水深忽若雲門當時謹慎唇吻未審後人若為話會然水母無自求食須假於蝦 黃龍心云雲門仰山只有受壁之心且無割城之意殊不知被這僧下時領過黃龍今日更作死馬醫乃拈拂子度與僧僧擬接師便打 大瀉詰云仰山可謂光前絕後雲門雖然提綱宗要鉗鍵天下衲僧至奈無風浪起諸人還識這僧麼親從廬山來靈寶顯頌云出草入草誰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顧無瑕右眄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

得忘却來時道

仰山有僧來辭師以手劃一劃其僧不去師又劃一劃其僧乃去

翠巖芝云前為甚麼不去後為甚麼却去更會麼特為註破前一劃與後一劃總成兩劃

雲巖農禪師因院主遊石室回師云汝去入到石室裏看為只恁麼便回來主無對洞山代云彼中已有入占了也師云汝更去作甚麼洞云不可入情斷絕去也

禾童覺云低頭未却針開眼拾得線線無頭而莫度針無死以難穿到這裏纒膠續絃須是洞山始得

洞山价禪師問僧甚處來云遊山來師云還到頂麼云到師云頂上有入麼云無人師云你不曾到頂云若不到頂

爭知無又師云聞黎何不見任云其甲任即不辭西天有
 又不肯師云我從來疑著這漢
 洞山舜雲巖巖云甚麼處去師云雖離和尚未下所止巖
 云莫湖南去師云無巖云莫歸鄉去師云無巖云早晚却
 來師云待和尚有任處即來巖云自此一去難得相見師
 云難得不相見
 大隋真禪師因僧從五臺山來師問五臺山何似大隋山
 僧問如何是大隋山師云老僧耳背高聲問來僧高聲問
 如何是大隋山師云若千山與萬山
 大隋因僧舜師問甚處去云峨嵋山禮普賢去師豎起拂
 子云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畫一圓相拋於背後却展兩
 手師云侍者將一貼茶與這僧

保福展云若無後語笑他衲僧 雲門別云西天斬頭
 截臂這裏自領出去 五祖戒云大隋不因一事不長
 一智 雪竇顯云殺人力活人劍具眼底辨取 滌山
 秀云大隋茶非類趙州茶既不類趙州茶得之者少矣
 這僧得之且有甚長處然不義之財於我如浮雲 天
 童覺云識法者懼欺敵者云水中擇乳須是搗主
 保寧勇頌云柳標杖頭光閃爍 錫羅捲裏面敲餓有橫
 背負出門去好是無人敢駐留 古德云一輪明月照
 瀟湘更不逢久問故鄉自是天涯慣為客任他猿叫斷
 人腸
 雪峰存禪師舜洞山山問子向甚處去師云歸嶺中去山
 云當時從甚路出師云從飛猿嶺出山云今回向甚路去

師云飛猿嶺去山云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云不識山云為甚麼不識師云他無面目山云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

琅琊覺云心盡者失

雪峰問僧甚麼處去云識得即知去處師云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云和尚莫捺汚人好師云我即不捺汚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談來看云殘羹餽飯已有人喫了也師休去

雲門別前語築著便作屎臭氣又代後語將謂是鑽天鷄子元來只是死水蝦蟆 雪竇顯出雪峰語云一死更不再活

雪峰因僧辭師問甚麼處去云禮拜徑山和尚去師云徑山

問你此間佛法如何你作麼生道云待問即道師便打却回問鏡清云這僧過在甚麼處便喫棒清云問得徑山徹困也師云徑山在浙中因甚問得徹困清云不見道遠問近對師休去

東禪齊云那僧若會雪峰意為甚麼被打若不會又打伊作甚麼直道過在甚麼處鏡清雖則子父與他分折也大似成就其醜拙會麼且如雪峰便休是肯伊不肯伊

雪峰領徒南遊時黃涅繫頭知措策出迎抵蘇溪邂逅師問近離甚麼處黃云辟支巖師云巖中還有主麼黃以竹杖敲師轎師遂出轎相見黃云曾郎萬福師展丈夫禮黃作女人拜師云莫是女人麼黃又設兩拜遂以竹杖劃地右

遶師轎三市師云某甲是三界內人你是三界外人目前
去某甲後來黃即先回師遂至上囊山憩數日黃供待隨
行徒眾一無所闕

雪峰辭投子去子送出門召師師回首應諾子云途中好
善為

雪峰因僧辭去乃云忽然到別處老宿問和尚有甚麼言
教指示於人作麼生舉似師云汝還會我語麼云不會師
云且作漆桶

雪峰因玄沙辭師下山去乃云啓和尚人人自由自在某
甲如今下山去師云是誰與麼道沙云是和尚與麼道師
云汝作麼生沙云不自由自在師云知

雪峰因下府中玄沙出接云道路不易且喜到來師云是

是沙云諾諾師云不是汝也難沙云本是桑梓之所非某
甲之能師云我知得汝也須向他道始得沙云諾諾他是
與麼

德山宣鑑

法嗣

傳灯十六

巖頭齋禪師辭德山山云子甚麼處去師云暫辭和尚下
山去山云子他後作麼生師云不忘和尚山云子憑何有
此語師云豈不聞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
授山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

天童覺云德山尋常棒下不立佛祖准乎到這時節得
恁麼老婆雖然足養子之緣畢竟得後人檢責待伊道
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拽拄杖驀脊便打

巖頭因僧辭師問甚麼處去云入領禮拜雪峰去師云雪
峰若問巖頭如何但向他道近日在鄂州湖畔住只將三

洞山良价法嗣
益州北院通
傳禪師十七

文買箇黑老婆每日撈蝦撈蜆且恁麼過時僧到雪峰舉
以前話峰云窮鬼子得與麼快活不徹燈作買
上方益云既是窮鬼子為甚麼快活不徹不見道樂客
不如苦主人雖然如是而今且在滄溟上釣得鯢鯨未
可知
海印信頌云且於湖畔撈蝦蜆不向滄溟釣巨鰲一葉
扁舟一簑笠閑眠閑坐任風濤 古德云三文娶得一
妻賢撈蜆撈蝦在釣船雪老未知窮活計看來不直半
文錢
北院通禪師辭洞山山問甚麼處去師云入嶺去山云善
為飛猿嶺峻好看師沉吟山云通闍黎師應語山云何不
入嶺去師於此有省更不入嶺

睦州蹤禪師因僧辭師問甚麼處去云往徑山去師云忽
然有久問你作麼生道得一句語塞得伊只僧云某甲有
語師云去

棗樹禪師有僧辭師問若到諸方有久問你老僧法道作
麼生對他云待他問即道師云何處有無口底佛云只這
也還難師豎起拂子云還見麼僧云何處有無眼底佛師
云只這也還難僧透禪牀一市面出師云善能祇對僧便
唱師云老僧不識子云用識作麼師敲繩牀三下

佛鑑勤云棗樹有口如瘖這僧有眼如盲透禪牀一市
敗軍之將敲禪牀三下弓折箭盡 木馮智云未後一
著始到牢關大用現前匪拘執則棗樹卷舒自在這僧
轉變隨宜點檢將來俱欠悟在還知麼言猶在耳語不

重施

曹山本寂禪師辭洞山山云子向甚麼處去師云不變異
處去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云去亦不變異

丹霞淳頌云家家門掩蟾蜍月處處鶯啼楊柳風若謂
縱橫無變異猶如擲劍擬虛空

雲南偃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遊山翫水

佛慧泉頌云南嶽山前徑山後瀑布聲如雷震吼拈却
笠子霞頂行踏破草鞋赤脚走地藏恩云杖梨林下

步莓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落花隨淥水一時流出
洞中來開福寧云遊山翫水尋常早晚歸來鬢欲

霜踏破草鞋回首看數聲猿叫白雲鄉無為子云學
人自己遊山翫水只知踏破草鞋忘却來時年幾

雲南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云須彌山

五祖演云有時問著師僧或豎一指或進一步或下

唱或拂袖便去上座未在何故太平未曾向二三月下
一陣雪向汝諸人在如有箇漢出來道老和尚莫七顛

八倒見今下也不是乃展手云了應庵華云雲南道
得不好諦當要且落在第二頭若是明果即不然忽有

又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只對他道致將一問來
洞山聰頌云不生一念豈通宗真偽分於一句中築著

眼光兼杜口須彌當面作屏風保寧勇云萬仞峰前
立大車須更眨眼落懸崖通身不損毫毛者未上人間

安敢埋無盡居士云一念沉沉過有無且空拈出大
彌盧直饒王兔金烏急宮殿巡遊落半途

岩頭全話

法嗣

傳燈十七

雪峯義存
法嗣

雲門因僧辭師云你辭去那云是師云前頭江難過云一切臨時師云蘇盧薩訶師代前語云臨行不可無禮去也代後語云太麤心又云近日世界不好又僧辭師下座把僧手云著幾錢僧無對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云都不直半分錢師代云有其甚麼信物送路將來又云臨行

羅山閑禪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向前一攔矩無對師云石牛攔古路一馬勿雙駒後有僧舉似疎山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寶

鼓山珪頌云不踏門前路春歸又一年落花紅滿地芳草碧連天 徑山泉云出門握手話分携古路迢迢去莫追却笑波心遺劍者區區空記刻舟時

鼓山晏國師與困山同上雪峰困山云與和尚鬪行師云

輪也

保福展禪師與長慶遊山次師以手指雪峰舊院云教中道妙高峰頂莫只這裏便是麻應云是即是可惜許後舉似鏡清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徧野一本

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怎麼道意作麼生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髑髏徧野白骨連山 雪竇顯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甚麼復云百千年後不道全無祇是少汾陽昭頌云因上高巖到頂頭僧人致問已圓周是即便是一一七金山內海滔滔妙高峰頂平如掌誰把長竿釣巨鼈 雪竇云妙峰孤頂草離離拈得分明付與誰不是孫公辨端的髑髏著地幾人知 佛心才云攜手

相將孰共行目前唯觀妙高山雲泥不隔來時路付與
兒孫觸處看

洞山初禪師僧問雲水是人遊是甚麼人能到峰頂頭師
云無足人能行無手人能執

同安察禪師一日遊山次大眾隨之師云塔前翠竹砌下

黃花古人道真如般若同安即不然有僧云古人也好和

尚師云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僧云諸方眼目不恠陶

潛師云閣黎閉自中秋坐却笑月無光云塔前翠竹砌下

黃花又作麼生師云安南未伏塞北那降僧禮拜師云名

稱普聞安威

圓悟勤云根基牢實血脉貫通同安善擒縱卷舒這僧

解擡旗奪鼓所謂如金鎖連環相續不斷要知端的事

須問箇中人

明招謙禪師行脚時到象田欲去累辭不得師云某甲有

一問和尚若道得即不去若道不得莫姑某甲進途乃拈

起布毛吹云古人意作麼生田無語師珍重便行

松源岳云象田無語坐斷天下人舌頭諸人還見明招

麼參

智閑實禪師因遊山回首座領眾出松行接座云和尚遊

山巖嶮不易師拈拄杖云全得這箇力座乃進前奪却拋

向一邊師放身便倒大眾遂進前扶起師拈拄杖一時趁

散回顧侍者云向你道全得這箇力

黃龍南云明教然會起會倒不覺弄巧成拙

金峰志禪師問僧甚處來云東國來師云作麼生過得金

峰關云某甲行止分明師云試呈袂老僧看僧展兩手師云金峰關從來無人過得云和尚過得麼師云波斯喫胡椒

圓悟勤云這僧有透關眼未具透關機金峰善能據虎頭亦解收虎尾大衆還知他落處麼一言無向北首末後最懇懃

金峰因僧辭師云何處去云不敢妄通消息師云若到諸方切忌說著金峰爲人處云已領尊旨師云忽有問你作麼生道僧提起袈裟角師云捷弱於闍黎

圓悟勤云金峰爲人處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這僧雖則有箇趣向下梢頭不免妄通消息致金峰老漢依舊與他折倒諸人還知落處

麼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

金峰僧問千峰萬峰那箇是金峰師以手斫額

圓悟勤云大衆還會麼魚龍穴下盤根闊日月輪邊氣象深

曹山寶禪師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云曹山在重許許云還求出也無師云若在重許許即求出

圓悟勤云一等放行不妨有滙和垂手方便爭奈尚欠把定工夫在若是蔣山或有人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只對道包含萬有待他道未審還求出也無對云正眼頂門開

石門徹禪師離谷隱有僧問師往襄陽去盡襄陽男女各置一問問各別和尚如何支遣師云一音部出塵沙句

豁達虛空應萬機

慈明圓禪師依汾陽得旨後與同參大愚數人辭汾陽相讓不肯作參頭汾陽云此行不可以飛騰推聽吾偈云天無頭吉州城外展戈矛將軍正馬林下過負州城裏鬧啾啾師還出班云楚圓何人敢受和尚如此記別即領眾作禮汾陽復祝之云吾在先師處親證三昧汝今已得宜往南方大興吾道師即造洞山寶和尚席終日圓壁寶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云空腹高心寶翌日陞堂請師充第一座

慈明問僧行脚須知有行脚事作麼生是行脚事云知師云知底事作麼生云山高水深師云念汝遠來且坐喫茶僧云諾諾僧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云釣絲絞水

雪竇顯禪師因曾學士解印後師送至越州住數日乃辭曾堅留師云歸山住持不忘學士此且曾云衲僧家愛把不定師云爭得到這裏曾無語師云已沐學士放辭曾云容出城相送師便退曾至客亭挑果子茶湯了師問學士自此一別甚處再得相見曾云長老何以對面忘却師云微猶心亦足矣時廣慧和尚復問師自此一別甚處與學士再得相見師云直是千里萬里於是取別曾云善為道路師云諾諾

楊岐會禪師送武泉常老出門乃問出門便作還鄉計到家一向作麼生道云和尚善為住持師云與麼則身隨寒影去脚大草鞋寬云和尚善為開田師云鬼子何曾離得窟

雪峯存
法嗣
付灯九

雲峰悅禪師見遊山僧挾復負包而至者則容喜之見荷籠而至者乃輦頰云未也三十年後更乘馬行脚也
林泉禪師辭白雲慈光大師光門送扶師下云款款莫教躑倒師云勿然躑倒又作麼生光云更不扶也師大笑而退
谷隱儼禪師僧問千山萬水如何登涉師云舉步便千里萬里云不舉步時如何師云亦千里萬里
普寧顯禪師僧問萬水千山如何登涉師云青霄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自巖上座因與數僧遊山迴僧問盡日遊山成得甚麼邊事師云困即喫茶
德山先禪師僧問華藏海中獨遊時如何師云海岸孤絕

天衣義煇
法嗣

廬堂堂人不知云知後如何師云方見本來身
廣法源禪師僧問行脚不逢久時如何師云千年桃核云逢久時如何師云根生土長
佛日才禪師問僧甚處來云遊山來師云山中事作麼生云風颼颼地師云我即不然云和尚如何師云一回過水一回脚冷
東林顏禪師因侍圓悟遊山見園頭燒糞煙起悟問煙從甚處起師云從糞堆頭起悟休去
羅山侍巖頭遊山觀佛
藥山登山大笑觀門
洛浦受臨濟見侍
王聖辭仰山觀門
東山慧遊山現蹟
會通辭鳥窠觀侍
汾陽率首座遊山觀侍
臨濟辭黃檗觀侍

承夫舜首山觀門

法昌送百丈觀門

大禪佛舜歸宗觀門

藥山與雲巖遊山觀門

雪峰送長生觀門

鄧隱峰舜馬祖觀門

歸宗與南泉告別觀門

慈明舜揚侍郎觀門

雪峰送南際觀門

淨因侍投子遊菜園觀門

龍潭舜汾陽觀門

僊天同石頭遊山觀門

石霜僧舜觀門

藥山與道吾四人遊山觀門

鏡清問靈雲行脚觀門

涌泉送雪峰觀門

慈明舜李都尉觀門

馳書

第三十三祖

慧能大師法嗣

付訂五

智威禪師

法嗣

南陽忠國師因西堂與馬祖馳書至師云汝師說甚麼法
堂從西過東立師云祇這箇更別有堂却從東過西立師
云這箇是馬師底仁者底作麼生云早箇呈夜和尚了也
保福展云西堂埋沒大師不少

國一欽禪師因馬祖遣人送書至書中作一圓相師發
見遂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後忠國師聞得乃云欽師
猶被馬師惑

保福展云甚處是感處作麼生得不感去
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甚麼伎倆免被
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劃破若與
麼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

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這馬師
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 五祖戒云兩彩一賽又云三
人指路擬何為 大瀉詰云諸人還識馬祖徑山麼十
點水墨兩處成龍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可謂千里
同風不見道手執夜明珠幾箇知天曉 徑山泉云馬
師仲冬嚴寒欽師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不失
時節忠國師為甚麼却道欽師猶被馬師惑還委悉麼
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佛印元頌云馬祖當時見徑山同風微露密機關無端
却被南陽老平地坑又似等閑 照覺總云被惑之言
事有由神交千里芥針投誰言解使雲通信我不然兮
石點頭 地藏恩云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溪山雖異雲

月還同何事南陽老倒令人又擾擾忽忽

南泉願禪師有書與業黃云理隨事變實廓非外事得理
融寂寥非內僧乃問如何是實廓非外更云問之蒼白也
無妨云如何是寂寥非內更云翻對聲色不是好弄僧又
問長沙沙瞪自視之良久又進後語沙乃閉目示之僧又
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又進後語州以手拭口後僧舉袂師
師云此三人不謬為吾弟子

佛鑑勸云南泉雖則養子之緣其奈憐兒不覺醜殊不
知三人一人有足無目一人有目無足一人足目俱無
雖然如是豈可與南泉為師為甚如此事理分明承
天簡云此三人一人得皮一人得肉一人秦不取魏不
管南堂靜云好南泉父子太眾若是南堂即不然如

何是理隨事變濯錦江頭濯錦時桃花似錦柳如眉如
何是事得理融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如
何是實廓非外遂拈拄杖倚左邊如何是寂寥非內却
拈拄杖倚右邊云不要動著動著便三十棒
古德頌云淡泊洋洋膝上琴包藏古意亦何深霜天有
月西風急落岸斷崖秋水音

馬祖一法嗣
付灯七卷

伏生在禪師與馬祖馳書去忠國師處忠問大師有何言
句云徒師云即心即佛忠云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此外
更有何言教師云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忠云猶較此于師云馬師即恁麼和尚此間如何忠云三
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
重寶顯向猶較此于處便唱又於曲似刈禾鎌處乃云

臨濟玄法嗣
付灯七卷

是甚麼語話也好與一撥見之不取千載難忘 大瀉
諾云當時但呵呵大笑復問國師此間如何待云三點
如流水又呵呵大笑教他國師進且無門退亦無地何
故入虎穴撩虎兒須是其人

雲山禪師問僧其處來云西京來師云還將得西京主人
公書來麼云不敢交通消息師云作家師僧天然有在云
殘羹餽飯誰肯喫師云獨有闍黎不肯喫僧便作吐勢
師喚侍者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圓悟勤云一往觀來二俱作家節節勘證二俱落草當
時若有箇解截斷葛藤不妨光前絕後還委悉麼多麼
不如小寶 大瀉智云得底不全得失得失
論之半出半入且道那箇得那箇失假饒辨得二人得

失是非筭來著甚死急

大隋真禪師因僧馳書辭師問云學人此去未審師將何言到彼中師云好為通達再問臨岐參晚請師垂示師云無事早歸

臨濟玄禪師為黃檗馳書往瀉山時仰山作知客接得書便問這箇是黃檗底那箇是上座底師便掌拂山約在云老兄知是一般事便休遂同去參瀉山瀉便問黃檗師兄多少眾師云七百眾瀉云其麼人為道首師云適來已達書了師却問瀉山和尚此間多少眾瀉云一千五百眾師云太多生瀉云黃檗師兄亦不少

羅山閑禪師住大嶺時有僧辭往踈山師云我有一信寄與踈山得麼僧云便請師以手拄頭上却展云還奈何麼

僧無對僧後到踈山堂內舉次一僧云還會麼眾無對僧云天下人不奈大嶺何

玄沙備禪師令僧馳書上雪峰峰上堂開紙見三幅白紙乃呈示大眾云會麼良久云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歸舉似師師云山頭老漢踈過也不知

東禪云其麼處踈過若的踈過師豈不會弟子意若不恁麼會只如玄沙意作麼生若會便參取玄沙

祖戒出語云將謂胡鬚赤黃龍南云雪峰不道無長處既被玄沙識破直至如今雪不出海印信云智與

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要且欠一著在開書謙云玄沙白紙爭奈文彩已彰雪峰既白千里同風何故不知踈過不見道養子莫教太大了作家賊

汾陽昭頌云故遣郵書達遠信不干文字示家風回來却報玄沙語蹉過分明理更封佛性泰云白紙三張通信去展開千里却同風傷春轉入胡笳曲不是風吹別調中佛心才云踏翻釣艇承家業笑出靈花月正圓地闊天張三幅紙同風千里為誰宣慈受深云玄沙象骨眼睛烏白紙三番便當書千里同風多錯會一條拄杖兩人扶

長庚稜禪師保福歸雪峰福問云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云不避腥羶亦有少許福云信道甚麼師云教我分付阿誰福云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甚麼事師云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

金輪觀禪師因雪峰院主有書來招師云山頭和尚在尊

趙及法嗣

傳灯土

也長老何不乘入嶺一轉師回書云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入嶺有僧問如何是雪峰見解師云我也驚

新建禪師僧舜師問甚麼處去云府下開元寺去師云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得去不僧云便請師云相汝也不奈何

首山念禪師因石門遣使馳開堂書至師乃集眾於法堂上使纔近前人事師約住云是洞上宗乘是雪嶺家風使二書中已載師云一不成二不是使無語師云且坐喫茶太安首禪師僧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云爭得到這裏僧云到後如何師云彼中事作麼生

保福從展

法嗣

法嗣

屈著木傳主云何不道取一百待鐵牛能嚼草木馬解舌
煙師云某甲借口喫飯王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云驢馬
不同途王云爭得到這裏師云謝木傳領話
慈明圓禪師因與教明上座馳書至師接得書便問木路
來小路來明云和尚試道看便打一坐具師云瞎漢亂統
作甚麼明噓上聲師便打

慈明因九峰專使馳書至師云玄沙封白紙九峰何太切
切使云亂峰幽鳥語師云不行山下路爭見汝岐人使云
日午打黃昏師便喝云欲觀前人先觀所使
慈明因章介二大師持李都尉書至與師師有書復於書
後畫兩隻脚脚下書二大師各寄都尉尉復以須答云果
毫千里餘金擲示雙趺入天都不測珍重赤髮須胡

揚岐會禪師因萬壽先馳書至師問萬壽峰前獅子吼
當人返擲事如何僧云躡跳上三三天師云與麼則雲
蓋直下觀也云草賊大敗師云更不再勘且坐喫茶
揚岐因道吾供養主馳書至師問春兩霖霖無暫息不觸
波瀾試道看主云適來已通信了師云這箇是道吾底那
箇是化主底主指云春兩霖霖師拈掌大笑云不直半分
錢主便喝師云這瞎漢向道不直半分錢又惡發作甚麼
主拈掌一下師云且坐喫茶
揚岐因龍興教老遷化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入滅擲示
雙趺和尚歸真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提曾一下云蒼天奪
天

圓上座與石門聰禪師馳書到李駙馬宅將書與李李接

得書收在懷中却展兩手師亦展兩手李云碎
 靈寶顯禪師與曾學士厚善相值淮上問師何之師云將
 遊錢塘絕四興登天台鴈蕩曾云靈隱天下勝處瑞禪師
 吾故人乃以書薦師師至靈隱三年陸沉衆中俄曾奉使
 浙西訪師於靈隱無識之者乃檢林層物色求之乃至曾
 問向所附書師袖納之云公意勤然行脚人於世無求敢
 希薦達哉曾公大笑珊深奇之

承天宗禪師行脚時為泉州福隱和尚馳書到京師李駙
 馬宅相者李問因甚麼到京師云專為院門馳書李云適
 來悔作一問師云駙馬憤得其便李便唱師云放過一著
 李云再犯不容師云三十年後有又舉在
 承天因瑞光專使馳書上師接書上師拈拄杖問參頭西祖

琳

不傳東土信少林謾道付神光書且拈却作麼生是瑞光
 家風使云師叔在上師指云將頭不低帶裏三軍云和尚
 幸是太人師云兩重公案且放過一著復問第二僧你在
 瑞光多少時云和尚著忙作麼師云御子窩中無異獸僧
 無語師打一棒又問第二僧你為甚麼失却本道公驗云
 和尚憤得其便師云一狀領過且坐喫茶

五祖演禪師因四面專使文祥持嗣法書至師於法座前
 接書拈起問專使云這箇是四面底闍黎底在其麼處云
 驗在目前師云幾不問過乃陞座云大眾四面長老有書
 對大眾前須當說過四面太漆桶祥師分與桶白蓮峰下
 開熏却我鼻孔且道為甚麼如此無你出氣處
 靈巖安禪師為佛性泰和尚往蔣山圓悟處通嗣法書悟

於法堂上接書問千里持來不將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
信師云覲面相呈更無回互悟云此是德山底作麼生是
上座底師云豈有第二人悟云昔後底響師便通書悟云
作家禪客師云分付蔣山師復到僧堂前捧書問訊首座
即隨座問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呈起書云見麼座引手
接書師縮却書云又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希一
覽座便喝師云作家座又喝師遂打一書座擬議師云未
明三九不免自沉吟座無語師又打一書云接時圓悟
同佛眼在法堂前見悟云打我首座死了也眼云官馬廐
踴有甚憑據師聞應聲云甚麼官馬廐踴正是龍象蹴踏
悟喚師來云我五百眾中首座你為甚麼打他師云和尚
也好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云未在我眼却問空手

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你作麼生
會師曲躬云如上所供並皆誑實眼笑云元來是屋裏之
師至五祖自和尚處通書自問書裏說甚麼事師云文彩
已彰自云畢竟說箇甚麼師云當陽揮寶劍自云近前來
這裏不識數字師云莫詐敗自顧侍者云這箇是那裏師
僧者云此首座曾在和尚座下去自云恠得與麼滑頭師
云曾被和尚鈍置來自將書於香爐上熏云南無三滿跋
沒多南師近前彈指而已自便開書

開善謙禪師初謁圓悟不契後謁大慧慧令師往長沙通
紫巖張丞相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
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叱云不可在路便參禪
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行在路泣云我一生參禪殊無

大惠宗是
法嗣

頤長上

二五

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云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大慧與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云五件者何事元云著衣喫飯荷屎送尿拖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云你這回方可通家嚴書汝進吾歸矣元遂回

青原令石頭馳書親隲

慈明馳書至揚州親隲

馮山書上王常侍親隲

大通書寄上竺謙親隲

來山書至洛浦親隲

馮山附書并鏡與仰山親隲

聞師夫人索長慶回信親隲

靈雲寄信上雪峰親隲

馬祖令人馳書與玄沙親隲

雪峰令人馳書與玄沙親隲

緣化

大隋真禪師因一僧欲下山為衆化緣親隲師云汝若道得一句即放汝去若未然且歸堂休歇親隲辦取自己事去師乃問盡十方空界是主老師檀越未審化甚麼人去僧云但請和尚疏頭來便與師道師云汝且辨自己事去

龐蘊居士在澗州市賣竹漉籬見一僧緣化乃將一文錢問不辜負信施道理還道得麼若道得即捨僧無語士云你問我與你道僧便躡前問士云少久聽又云會麼云不會士云是誰不會

甘贄行者因化主至宅乃問化主是甚麼主云藥山者云還將得藥來麼云未審有甚麼病者忻然取銀一百兩施之復云山中有入此物乃廻主尋歸藥山納疏山問子何

歸還速主即叙前問難山云急送還他子遭賊了也主及送還者云山中有入更添一百兩施之

同安云早知行者與麼問終不道藥山

甘費因有往庵僧緣化什物者云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甚麼字僧云心字又自問其妻是甚麼字妻云心字看云某甲山妻亦合在庵其僧無語者亦無施

仰山寂禪師因施主送絹施瀉山師云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瀉敲禪牀示之師云和尚何得將象人物作自己用

羅山閑禪師因發泉州化主臨岐問化主大傳忽問大師十二時中將何示徒你作麼生祇對主無語師云但道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又問渠勿進語云此猶是

菩薩有言教菩薩無言教又作麼生主又無語師又代云敵露機鋒如同電拂

禾山方云叢林中商量盡謂化主無語殊不知死有陷虎之機羅山恨不兩手分付爭奈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諸人要識家珍麼良久云後五日看取

保壽二世禪師因先保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深夜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云汝何往師云昨日家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參知識去壽云南方禁夏不禁夏我此間禁夏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闍闐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拳云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先保壽未及出語壽便云你會也不用說

五祖演云若久於此知落處可謂公辦私辦大衆聽取
 一頌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劈鼻與一拳當時便打
 正南華禹云一拳打就無面目碧眼胡僧觀不足秋
 來黃葉落紛紛六六翻成三十六 枯木成云南北東
 西是處遊更深歸去月如鉤春風一陣花狼籍不覺思
 量暗點頭 佛性泰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
 鵡洲幸有傍人為著力自家端坐看揚州 夢庵信云
 鬧市相逢兩知識面目無來太費力粉骨碎身未足酬
 一句了然超百億

雲門偃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施主師云對機不辨
 首山念禪師因化主問學人與麼去時將何與受師云义
 手奉賓德舉似莫沉吟云恁麼還當也無師云物逐人興

云今日點茶當為何人師云去此無消息無心求莫回
 慈明圓禪師問化主入觀化導即不問你入門一句作麼
 生道主便喝師云亂喝作甚麼主又喝師便打
 湖南護國僧抄花次有官人問既是護國唐家三百年社
 稷何在僧無語

保寧勇云一朝天子一朝臣

招福禪師僧問東牙馬牙皆出隊和尚為甚麼不出隊師
 云任持各不同關黎爭得恁

揚岐會禪師因供養主問雪路漫漫如何化道師云霧鎖
 千山秀迤邐問行人云忽有人問揚岐意旨未審如何舉
 似師云大野分春色巖前凍未消僧畫一圓相云忽遇與
 麼人來又作麼生師乃列轉面僧擬議師便喝云甚麼更

舒州投子
 大同禪師法嗣

付以五

文殊應真
法嗣

去也僧作女人拜師云歸來與你三千棒

洞山與禪師送化主示眾云住持之事勞他十方高人且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蓋為清眾之故
所以忘勞盡大地作箇餠餅天下人盡得喫唯有深沙神
不得喫怒發將羨梨棒打一棒在解冰消

黃龍南禪師在歸宗日因化主回示眾云有五種不易一
施者不易二化者不易三變生為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
不易且道第五不易者是其麼良久云響便下座時翠
巖真和尚為首座藏主續問第五不易是誰真云腦後見
腮莫與往來

雲居舜禪師自洞山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居士
高行為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

參顏易之居士云老漢有一問上人語相契即開疏如不
契即請却還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黑似漆士云磨
後如何師云照天照地居士長揖云若恁麼上人且請還
洞山拂袖入宅師憐憫即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
山云你問來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云此去漢陽不遠師
進後語山云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

法昌遇禪師因寶峰乾化主至喫茶了師云我無可捨施
只有一箇瓢子送你乾纔接師云你且道寶峰還有麼乾
云有師云若有何須更要乾云唯多不才師云你也只作
得化主云有頭無尾得又憎師云自是你無這手脚乾遂
掣去師云傳囚長智師送乾出三門云回到寶峰為我傳
語英邵武乾云顛言倒語作甚麼師云不因你祇對洎合

忘却雖然如是時悟去始知我老婆心
五祖演禪師出隊歸示眾云出隊半箇月眼不見鼻孔朱
却祖師禪拾得箇骨董直道向其處著一分奉釋迦牟尼
佛一分奉多寶佛塔

徑山果云徑山法孫出隊八十餘日鼻孔長與眼睛相
見亦無祖師禪可失亦不曾拾得骨董既無骨董則無
以奉釋迦牟尼佛亦無以奉多寶佛塔畢竟得箇甚麼
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雪竇顯禪師因見一化主自城中歸師問你憑箇甚麼入
城教化衆生僧云雖有好心且無好報二僧云禍不入慎
家之門師云近火先焦
雪竇綠化見僧學士謁隣
生頭往丹陽綠化謁隣

雲峰乞食乞炭謁隣

應化

泗州僧伽大士世謂觀音應化也唐高宗時至長安尋於
泗州欲建精舍因宿民賀跋氏家師云此古寺也即令掘
地得古碑云香積寺李龍建所初又得金像曰普光佛因
以為寺額景隆二年帝遣使迎至輦轂深加禮重請住大
薦福寺帝及百官咸稱弟子御書寺額普光王寺後入滅
勅令就薦福寺布漆全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
臨淮言訖異香騰馥乾符賜謚證聖大師

天台豐干禪師不知何許人居國清寺前髮齊眉布素自
若又問佛理只答隨時二字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衆皆
驚畏每有苦行寒山於得執爨終日晤語潛聽不解時謂
風狂獨與師親問答語觀禪山尋獨遊臺山後復回天台

示滅

寒山無俗姓氏始豐縣西七十里有寒山巖以居止得名
容貌枯槁襦衣零落樺皮為冠脚曳木屨時來國清就拾
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或即下徐行或叫喚均云謾罵
羣僧鞭逐翻身拊掌大笑去雖出言如狂而有意趣豐丰
入滅後聞止侍郎訪之見寒拾二人圍爐笑語止便拜二
人連聲咄叱寺僧驚曰大官何拜風顛漢也寒山乃執開
止手云豐丰饒舌又而放之自此二人出松門更不入寺
止一日再謁於巖送衣服藥物二人喝之入石罅中忽然
石合閉止哀慕不已令僧道翹集詩三百首曹山目曰寒
山詩

拾得始因豐丰於赤城道側得之攜至國清謂與座云或

人認之必可還也因名拾得後沙門靈熠攝受令知食堂
香火一日登座與佛對盤而食因乃罷其主務令只滌盥
常日齋異澄瀝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即負去一日掃地
寺主問語見姓有伽藍神符每白獻食為烏所陷拾乃搗
之云食尚不護安能護伽藍至文神夢于闐寺僧云拾得
打我詰旦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牒申州縣郡符至云
賢士隱道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賢士
明州布袋和尚未詳姓氏形才腰腹往來通衢鬧市或問
在此何為答云等箇人來云人來也答云汝不是這箇人
或解布袋百物俱有或拈起示人云這箇是堯率內院底
或於袋探果子與僧僧擬接師乃縮手云汝不是這箇人
或見僧行過乃拈背一下僧回首乃云與我一文錢有時

倚布袋終日憨睡或起行市肆間小兒譁逐之或以拄杖
 或數珠與兒戲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遂放下布袋
 叉手而立僧云只此別更有在乃提布袋有負而去或本
 保寧勇頌云咄這憨皮袋眉麤兼眼大終日在街頭市
 行無買賣阿呵呵歸去來典錢還却債佛慧泉云拈
 起即行放下便歇瞌睡阿師弄巧成拙佛意祖意寧知
 裙子褊衫百結有時獨立兮誰是知音歸去來天
 月圓通秀云千般萬樣有誰能會瞌睡老僧收拾蒲
 袋心無諸受觸處三昧巷尾街頭貴買賤賣
 金陵誌公和尚少出家止道林寺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
 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撥剪刀尺銅鑑或掛一兩尺身數
 日不食無飢容歌吟如識記士庶咸事之齊武帝謂感眾

收付建康獄入復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令以事聞
 帝遂延於宮中之後堂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俄豫章主文
 惠太子相繼薨武帝尋厭世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
 下詔勿得復禁

誌公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云
 見師云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
 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來尊者如何
 見僧云你有此等見耶

汾陽昭代云不枉西來塗毒策云誌公點兒汝節尊
 者不枉西來遂拈起拄杖云有見無見不有不無見以
 拄杖一串穿却還會麼莫將毒藥重增病拋向洪波浩
 蕩中卓拄杖一下

雙林善慧大士發之義烏人十六娶劉氏女妙光生二子
二十四於稽亭浦獲魚獲已沉籠水中祝云去者適止者
留人皆曰愚會天竺舊頭陀謂云我與你昆婆戶佛所發
願今堪率天宮衣鉢尚存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士即
見圓光寶蓋乃笑謂云爐鞴之所鈍鐵尤多良慶曾之門病
者愈甚度生為急何思彼樂善指松山頂云此可極矣士
乃躬耕而居日常傭作夜則行道見釋迦定光金粟三如
來放光襲其體謂之云我得首楞嚴定當捨田宅設無遮
大會續唱賣妻子獲錢五萬以營法會梁高祖聞之詔入
內閣所從來師是誰士云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
異日復請講金剛經大士登座執拍板唱經成四十九頌
後懸知嵩頭陀入滅乃謂眾云嵩公境率待我來不可久

留也於是入滅年七十三

萬面法雲和尚號州閩鄉人弱齡笑傲如狂鄉黨莫測忽
一日令家人掃灑云有勝緣皮至是日玉藏自西國還訪
之師問印土風境了如所見焚香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
兄萬年又在征遼左母思其信者師云甚易耳乃告母而
往至暮而還及待至兄書鄰里驚異後高宗召入內時有
扶風僧蒙頓者甚多靈跡先在內庭及師至乃云替到當
去這旬而傾師後卒於長安年八十制贈司徒號國公
蜺子和尚混俗閩川君無定所見江岸採拾蝦蜺充腹
夜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華嚴休靜禪師欲笑師真偽一
夜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靜驚攔窗棖住云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云神前酒臺盤靜乃奇之

洞山良价

法嗣

什灯七

盤山寶積
禪師法嗣
傳灯十卷

普化和尚因臨濟院有齋河陽木塔乃同臨濟在僧堂內
坐纔說及師每自在街市掣風顛知他是九是聖濟云待
來與問過須臾師入來濟便問普化是九是聖師云你道
我是九是聖濟便唱師乃指兩尊宿云河陽新婦子木塔
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濟云這賊師叫云賊賊
便走出

海印信頌云騏驎駑駘辨者稀淺深毛色共同之若非
伯樂垂精馳千里追風不易騎

酒僊賢和尚自龍毬禪師處發明心印後唯事飲酒初
自錢塘歸執鐵鎚路見瓦甃即擊入問所謂師云世路不
平故碎之耳自此靈異非一九經酒家退則座客常滿以
是日常伺至聽其所需將順世徃其家云平時飲汝酒今

雪峯下
龍舟疾球
法嗣

酬爾直可富三世因見石曰遂嘔而幕之云閱三日可開
三日啓封結如鷄子九酒黃也是歲疫盛服者皆愈其家
遂富郡人有疾就師覓符不與者不救符後書陳僧二字
一日凌晨浴罷就室合掌右舉左張其口而化

南安巖巖尊者嘗居黃石巖及盤古山皆蛇虎窟師至乃
為使令人以兩場男女禱者輒應比尸像而事之顯應非
一九所述作若隱語於後題贈以之中四字師服飾純白
帽首以布跡既著所屬聞於朝詔其嘉嘉之丞相參政以下
獻詩師置之不視一日集眾云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
生滅示有去來更疑何事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乃吉祥
而化
知是華道者世務農母孕二年餉父田間生於林下灌於

河師云無冰我是時紅光燭天能語往事二歲起跌坐及長圓梵相覆體止一衲祁寒隆暑莫能侵日食或倍二十人不飽水漿不入口二三月不飢一卧必三載每告人吉凶不差毫釐後居姑蘇天平寺緇素景從有問佛法不答讀偈則大書此日以示政和中奄然而逝閣維其胃腸瑩徹若瑠璃骨碧者如玉黃者如金舍利無數鑿所化地為塔及三尺得紫石函上題云知足道場眾益異之

洞山聰禪師僧問既是泗州大聖為甚麼在揚州出現師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慈明圓頌云泗州忽示現揚州天下宗師話路稠君子愛財取有道南海波斯鼻孔篋

仁宗問言法華國嗣現帝福嚴三僧不肯搬柴親柴

神異

世尊因五通僊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云五通僊人五通應諾佛云那一通你問我

靈寶顯云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却因邪打正 琅琊覺云世尊不知可謂因正而打邪五通因邪而打正 翠巖芝云五通如是問世尊如是答要且不會那一通 雲峰悅云大小瞿曇被外道勘破了有傍不甘底麼出來我要問你作麼生是那一通 靈芝云世尊如是召五通如是應作麼生是那一通 良父云姪女已歸霄漢去欲郎猶在火邊躡

保寧魚頌云無量劫來曾未遇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 雲溪恭云問佛如何

那一通世尊當面指迷蹤祥雲密密微微兩大震雷首
 而地風長靈車云汝問如何此問親嶺梅江柳共芳
 春抱賊不用行搜檢已自當堂露賊身正覺逸云那
 一通你問我念人慚愧釋迦老只知步步踏紅蓮不覺
 茫茫入荒草佛印元云僊人一問通皆徭却是瞿曇
 一物無喚得免來依舊放幾多山鬼暗相呼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三箇髑髏乃敲一髑
 髏問耆婆此生何處婆云此生人道又敲一云此生何處
 婆云此生天道世尊又別敲一問此生何處婆云知生處
 塗毒策頌云如來一擊少人知直下分明更是誰無限
 月光隨水去片雲偏向故山歸
 殃崛摩羅未出家時事外道受教為僧如欲登王位用

千人拊指為花冠所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
 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化作沙門在殃崛前殃
 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不及乃喚云瞿曇
 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
 棄刀投佛出家佛即授與落髮披衣

佛燈珣頌云急行緩步無前後渾踏長安路一條殃崛
 忽然知住處便能平步上雲霄花冠不用娘生指鬚髮
 寧煩費力搗好是移花兼蝶至等閑買石得雲饒跡
 山如云殃崛雄雄方勇銳瞿曇住住息風波殺又作佛
 當頭答覆兩翻垂在刹那
 殃崛摩羅因持鉢入城到一長者家值其婦產難長者告
 云沙門是佛弟子有何方便救得我家產難殃崛云我作

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却來相報乃還返白佛具陳上
事佛告云汝速去說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嶮依
佛所說往告長者婦聞之當時分免母子平安

覺海元頌云聖法從來不殺生本無生殺巨精明是諸
人我皆空相一切冤親盡假名甘露纒露除熱惱玉蓮
金子兩敷榮鼓山珪云月裏姮娥不畫眉只將雲霧
作羅衣不知夢逐青鸞鳥去猶把花枝苦面歸徑山杲
云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女子來照
影不照其餘照斜領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為
父母說法

佛眼遠云肉既還母骨既還父因甚麼為身學之道到

這裏若見得去鄭清五蘊吞盡十方乃為偈曰骨還父
肉還母何者是身分明聽取山河國土現全軀十方世
界在裏許萬劫千生絕去來山僧此說非言語徑山
杲云骨肉都還父母了不知那箇是那吒一毛頭上翻
身轉一毛頭渾不差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因九祖伏獸密多已年五十口未嘗
言足未嘗履纜見祖便行七步乃云父母非我親誰是最
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云汝言與心親父母非
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
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獸乃作禮其父遂令出家
十二祖馬鳴大士問迦毘摩羅云汝盡神力變化若何羅
云我化巨海極為小事祖云汝化性海得不云何謂性海

我未嘗知祖即為說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神通由茲發現摩羅得聞遂發信心三千徒眾俱求剃度二祖可大師在香山宴坐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云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翌日覺頭痛如刺其本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師遂以見神事白于本師師視其頂骨如五峰秀出矣乃云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少林達磨必汝師也師乃受教即往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竟起處不得忽因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於何住我一千年領諸眷屬竟汝起處不得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法眼舉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徑山果云既是竟起處不得一千年隨從底是甚麼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互相執瞞法眼恁麼批判也是看孔著楔只今莫有知妙喜起處麼咄寐語作麼

南陽忠國師因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帝命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乃禮拜立于右師問汝得他心通耶云不敢師云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船師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橋上看弄獅

孫師第二問三藏良久因知去處師叱云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三藏無對

趙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後僧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為甚不見沙云只為太近仰山云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玄沙云汝道前兩度還見麼雲巖顯云敗也敗也白雲端云國師若在三藏鼻孔上有甚麼難見殊不知在三藏眼睛裏天童覺云王藏不見國師即且置你道國師自知落處麼若謂自知則百鳥啣花諸天供養未有休日且道正當恁麼時落在甚麼處

西堂藏禪師曾燒殺一僧一日現身索命師云你還死也無對云死也師云你既死覓命者是誰便乃不見一本作南泉願禪師因到莊中偶莊主預備迎奉師云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他知何宿排辦至於如是王云昨夜土地神報

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既是太善知識為甚麼却被鬼神覷見師云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著玄覺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雲若錫云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達觀頌云南泉被這僧一問不免向鬼窟裏作活計天童覺云長廬則不然若見這莊主恁麼道便與捉住云放你不得何故如此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非人別峰印云蓋道南泉被鬼神覷破不是好手殊不知王老師當面做賊金山今日新請都莊萬一山僧到莊第一不得鬼語

壇管會下有一主事僧見一鬼使來追僧云某甲身充主事未暇修行之容七日得不使云待我白王若許七日後

來不然須更便至言訖不見七日復來覓其僧了不可得
後有僧問一僧云忽然覓著時作麼生抵擬他其僧無
對 洞山云被他覓得也

嵩嶽王禪師為嶽神受戒已律見賊神云佛亦使神護法師
寧隴叛佛即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云曰東巖寺之障
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皆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
神云已聞命矣然昏夜間必有喧動願師無駭言訖而去
其夕果有暴風吼雷棟宇搖蕩師謂眾云無怖神與我契
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枯盡移東嶺矣
黃藥運禪師因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
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乃捐笠植杖而止其僧
察師同渡師云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乃

廻顧云渡來渡來師云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確汝脛其
僧歎云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

子湖蹤禪師因山下有陶家為無子夫妻每日焚香發願
求一男子師遂往其家乞符先問是汝夫妻每日起心發
願擬作箇甚麼事問云劫緣家內無子願求一男師云我
就你乞一種物還得不云和尚要其物但乞指揮師云不
要別物欲乞一擔竹與汝一箇男子其家忻喜云此是少
事一任新去師乃斫大竹近一千竿陶云和尚只討一擔
何斫許多師云只此一擔尚未足在遂將大竹長者捻數
竿破相接作一束將歸其家當夜感夢生得男子因此遂
號師神力

昔有一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忽見一鬼現身斫手云

汝道無我覺官人無對

五祖演代但以手作鵝鳩嘴云谷谷孤 南堂靜云秀才雖知無鬼而不知鬼之所以無五祖先師雖知鬼之所以無而不能掃蹤滅跡若是大隋即不待他研求道你爭奈我何只向道闍直鏡是大力鬼主也須頭破作七分如阿黎樹枝且道是那箇闍字

道樹禪師於三峰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衣談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德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禪師之學徒觀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千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云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
破竈隨禪師因嵩山塢有廟其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不

北宗神秀禪師
法嗣傳燈四

弘忍大師法嗣

輟祭祀師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真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青衣我冠設拜云我本此廟竈神又受業報今蒙禪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師云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後有僧問師某甲又侍左右未蒙方便竈神得何宗旨便乃生天師云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僧行忠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本有之性為其麼不會僧作禮師云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僧舉似安國師國師嘆云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構伊語脉僧乃低頭叉手而問未審其麼以構他語脉安云不知者
佛眼遠頌云禍福威嚴不自靈殘盃冷肉享有人一從

去後無消息野老猶敲祭鼓聲又云春寒料峭凍殺年
少切忌參商別無奇妙低頭侍奉歡喜問訊佛法商量
傷子性命佛燈珣云倚竈惟靈不是靈靈從斷處一
堆塵野老不來敲祭鼓因正打邪別是春
龜洋子禪師瘞于正堂後為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師全
身水中而浮闍王聞之遣使昇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
王焚香祝之曰可遷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熏
仰山寂禪師一日忽見異僧乘虛而至作禮而立於前師
問近離甚處云早晨離西天師云何大遠生云遊山翫水
師云神通妙用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僧云特來東
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西天具多葉與師作禮乘雲
騰空而去

東林總云諸方商量如麻似粟盡道這碧眼胡兒來無
蹤去無跡直是光前絕後若不是仰山也難為縱奪諸
禪德殊不知這碧眼胡兒騰空而來騰空而去一生只
在虛空裏作活計有甚麼光前絕後大小仰山被他將
兩杓惡水驀頭澆了也當時集雲峰下自有正令何不
施行大眾且道作麼生是正令咄 圓悟勤云驅耕夫
之牛奪飢人之食是從上來爪牙這羅漢具許多神通
妙用到仰山面前直得目瞪口呆何故鶴有九臯難翫
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湛堂準云諸禪德可惜仰山放
過這漢當時若是寶峰便與擒住須教維那僧堂前撞
鐘集衆責狀趕出况佛法不當人情伊既稱羅漢我生
已盡林行已立為甚麼不歸家穩坐只管遊山翫水參

南華勇頌云遠離西竺路迢迢親向支那弄海潮若要清風生鬪外拽來更與四藤條踈山如云小釋迦太文殊閑名號任稱呼藤條在握不能甩被他碧眼謾塗糊

廣慧真禪師因風穴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云常在闍闔中要且無人見穴云汝徹也

徑山果云汝道風穴自徹也未

許玄度二世造塔觀階

覺禪師體徧一榻見儒

唐文宗蛤蜊現像現帝

重雲因僧患白癩見問

提婆從隙隙登樓見法

張文定公二世寫經現醉

泉大道入龍湫浴現沐

崇福以竹杖點病僧現問

鄧隱峰飛錫現餅

嚴尊者付偈取船現冊

因果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傳問你在地獄中安不達云我雖在地獄如二禪夫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不達云我待世尊來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翠巖真云親言出親口徑山果云既無出分又無入

分喚其麻作釋迦老子喚其麻作提婆達多喚其麻作

地獄還委悉麻自攜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

湛堂準頌云好笑提婆達多入捺落十小劫波然得三

禪妙樂吹布毛須還鳥窠

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

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
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乘佛神力
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任任不應作逆
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
有我久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為
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
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歎云文殊大
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
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木山方云文殊老漢可謂拔楔抽釘直饒五百比丘齊
悟去也是同坑無異土參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因梵摩淨德長者家園樹生天耳

卷之二

四三

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一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
隨長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至其家長者問其故祖云汝
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沾信施故
報為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矣又問
長者年多少者云七十九祖乃說偈云入道不通理覆身
還信施汝年八十一其樹不生耳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因闇夜多問我家父母素信三寶
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家父為旃陀羅
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云何足疑
乎且善惡之報有二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毒可逆去義凶
而便謂云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音相隨毫釐尾靡或經
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闇夜多聞已頓釋所疑

續錄十一

四四

三祖璨大師為居士時謁一祖云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
懺罪祖云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云身罪了不可得祖云
我與汝懺罪竟直依佛法僧住士云今見和尚已知是僧
未審何名佛法祖云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實
亦然士云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
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實也其名
僧璨執侍一載乃付達磨信衣正法眼藏說得空曠護持
無令斷絕

琅琊覺云猶欠作云何梵在

佛國白頌云罪已無根性已空正生風處不生風至今
山谷山前水一派清波分海中無為子云潏潏溪水急
天柱峰高洞然明白不隔絲毫從來生哥平如掌後世

兒孫弄海潮 佛鑑勸云三祖以罪懺罪二祖將錯就
錯一陣清風劈面來罪花業果俱凋落靈丹一粒有神
功瘥病不假驢馳藥 吳古佛云風德纏身身罪不得
九萬里程展摩霄翼 五祖演云無孔笛子擗拍板五
音六律皆普徧時人不識黃幡綵笑道懷家登寶殿一
百丈海禪師每上堂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眾退老人亦
退忽一日不退師遂問汝是何人老云諾某甲非人也於
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
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致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
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
無師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已脫野
狐身住在山後敢告和尚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槌

告衆食後送亡僧衆議一衆比安何故如是食後師乃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指出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云近前來與你道葉遂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云將為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馮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前話問馮山乃據門扇三下司馬云大羸生馮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馮山又舉問仰山仰云黃檗常用此機馮云天生得從又得仰云亦是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馮云如是如是天聖泰云二生六十劫

堪率悅頌云萬丈洪崖倚碧空人間有路不能通奈何一點雲無礙舒卷縱橫疾似風上方益云江北江南

問野狐只因昧落有差殊馮門一踏開雙扇那箇男兒是丈夫百丈政云畫師畫地獄畫出百千般駐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無盡居士云化形來問木修行當下金篦刮眼睛轉得野狐成百丈夜來依舊野干鳴

徑山果云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粉碎拍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箇憨皮袋

西堂戒禪師一日普請次垂語云大眾因果歷然爭奈何爭奈何時有僧出以手托地師云作甚麼僧云相救相救師云大眾這箇師僧猶較此字僧拋下鋤頭拂袖便走師云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

圓悟勤云西堂洞明綱要始終正令全提這僧異類中行其奈龍頭蛇尾敢問大眾因果歷然一句作麼生道

馬祖法嗣
什打三卷

百丈海禪師
法嗣什打九

卷五十一

四

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墮

大珠海禪師僧問有久乘船船底刺殺螺蜆為人受罪為復船當辜師云人船兩無心罪正在汝譬如狂風折樹損命無作者無受者世界之中無非眾生受苦處

古靈禪師問僧甚處來云城中來師云還知所生父母在地獄中受苦麼云某甲特來看師云你作麼生看僧云蒼夫蒼夫師喝云這裏甚麼所在要哭便哭云爭奈父母在地獄中受苦師云你作麼生免得此難僧云三十年後有明眼人鑒此話在

佛鑑勸云雖然事無固必要且五味俱全古靈只知踏步向前不覺草鞋跟斷這僧移身退後兩翼風生雖然進退不同盡在空峰窠裏且道如何既要得出應須得

入既然得入須知有出畢竟如何巢知風穴知雨木

滿智云諸仁者風不來樹不動古靈祇知坐籌帷幄不覺失却先鋒更乃輸却殿後這僧死馬單鎗直入中軍不顧危亡果然好手若子細看來彼此忘前失後

香巖閑禪師因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云萬機休罷于聖不攜當時疎山在眾作嘔聲云是何言歟師問阿誰眾云師叔師云不諾山僧那山出眾云是師云師叔莫道得麼山云道得師云試道看山云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師乃下座禮拜準前語問山云萬機休罷由有物在于聖不攜亦從久得師云却請師叔道山云何不道肯諾勳曰不得全師云肯肯又肯箇其麼諾又諾阿誰山云肯肯他于聖諾即諾自己師云饒你與麼也須三

頌卷十一

四七

楊

十年倒屣設使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分明記取後住
 踈山果如師記至二十七年病愈自云香嚴師兄記我三
 十年倒屣今少三年在每至食畢以手抉而吐之以應前
 記山後問道師長老肯重不得全作麼生會云全歸肯重
 山云不得全又作麼生云箇中無肯路山云方慚病僧意
 萬山極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入師云捨鎗帶甲僧
 又問如何是大作業底入師云修禪入定云某甲淺機請
 師直指師云爾問我善善不從惡爾問我惡惡不從善所
 以道善惡如浮雲起滅俱無處僧於言下契悟
 後破竈墮聞舉乃云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大隋真禪師上堂云今時沙門向因中辨果果裏辨因始
 得僧便問有一人不屬因果時如何師近前捉住云我今

時沙門向因中辨果果裏辨因汝云一人不屬因果別道
 別道僧無語師便打出
 雲門偈禪師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處懺
 悔師云露

應庵華云雲門露猛如虎達磨師不是祖豈不見墮當
 老須彌為槌虛空為鼓又不見禾山老解打鼓休甚世
 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喝一喝又拈云光孝著一轉
 語不是老僧見處亦非垂手為人何故豈不見道字經
 三寫烏焉成馬
 白雲端頌云鍛土揚塵無避處將身直到御樓前回頭
 不見來時路下是黃泉上是天 正覺逸云石火流星
 曾未急琰機電卷一何遲雲門露字突然出著眼看時

鷓子飛。天童覺云露超宗越祖人言渠熱返魂香我
 道伊搗塗毒鼓。東林顏云椎鑼搗鼓轉船頭。席卷波
 翻喊激流洗脚上船乘快便順風相送下揚州。
 雲在雁禪師因洞山問大闡提人殺父殺母出佛身血破
 和合僧如是種種孝養何在師云始能孝養自此洞山推
 師為室中領袖。
 保福展禪師問僧你作甚麼業得與麼長云和尚短多少
 師蹲身作短勢僧云和尚莫謾人好師云却是你謾我
 光孝覺禪師人問某甲平生愛殺生還有罪不師云無罪
 云為甚麼無罪師云殺一箇還一箇。
 北院休禪師僧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不師云不接云
 為甚麼不接師云幸是好人家男女。

法眼下
 德韶國師
 法嗣
 信灯二六

風穴沼禪師因精進大師自西天來問云學人身三口四
 請師懺悔師乃彈指一下云願罪消滅願罪消滅
 五雲逢禪師一日因入普賢殿中宴坐條有一神人跪膝
 于前師問云汝其誰乎云護戒神也師云吾患有宿愆未
 辦汝知之乎云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云何也云九折
 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常折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
 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胃疾十載方愈
 九折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鳴指默念呪發施心
 而便棄之
 首山念禪師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
 處懺悔師云水深一丈又僧問作何行業報得四恩三有
 師云殺人放火云與麼則大作業底人也師云苦痛深

葉縣省禪師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
處懺悔師云長連城云不會意旨如何師云天靈苦血文僧
問如何是大作業底又師云城外斬屠兒云不會此意如
何師云一斤秤不住

鎮境澄禪師僧問因普請鋤頭損傷蝦蟇蚯蚓還有罪也
無師云阿誰是下手者云恁麼即無罪過師云因果麻然
樓賢重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無數還有
罪也無師云老僧只管看

汾陽昭禪師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
處懺悔師云燈連挑夜月度盡幾多人云恁麼則水晶宮
裏觀明月師云映輝明寶燭炎赫燦旌幢
覺華照禪師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

雲門下

完先善口遲

法嗣

雲門下六世
因照宗本

法嗣

大陽堅
嗣法

處懺悔師云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

承夫確禪師僧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師云
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云為甚麻因緣會遇時果報還
自受師云管筆能書片舌解話

佛印元禪師僧問大修行人還入地獄也無師云在裏許
云大作業人還上天堂也無師云蝦跳不出斗云係麼則
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摧師云自作自受

天衣懷禪師僧問大修行人還具因果也無師云只聞人
作鬼不見鶴成僊云古人又作麼生師云且識前話
金山慧禪師僧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鴛鳥入
水魚皆死毒龍行處草不生

慈照聰禪師首山之嗣咸平中在襄州石門一日太守以

秘意管厚之暨歸衆僧迎於道首座趨前問訊云太守無
辜屈辱和尚如此師以手指地云平地起骨堆其地隨指
湧一堆土太守聞之令人剷去復湧如初後太守嘗全家
死於襄州
李都尉問達觀地獄醜僻
興教吐光親脈
白水受記長生見祖
報恩問話僧吐光而終峴門

沐浴

世尊因跋陀婆羅并其同伴十六開士白佛言我等先於
威音王佛聞法出家於浴僧時隨例入室忽悟永因既不
洗塵亦不洗體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宿習無忘乃至今時
從佛出家今得無學被佛名我跋陀婆羅妙觸宣明成佛
子住

雪竇顯云諸禪德作麼生會他道妙觸宣明成佛子住
也須七穿八孔始得乃頌云一事納僧消一箇長連牀
上展脚卧夢中曾說悟圓通香水洗來暮面唾塗毒
策云洗塵觸體兩空寂妙證空圓超見思白壁無瑕空
受玷圓通會裏受塗糊

古靈贊禪師因歸受業一日本師洗浴命師批指昔師向本

師背上一推一下云好箇佛堂只是無佛本師怒云隨這風
狂漢得與麼無禮師云雖然無佛也解放光
西園藏禪師因自燒浴僧問和尚不使沙彌童子行何得自
燒浴師批掌三下

後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箇批掌批掌中兩園奇
枯俱批一指頭禪蓋為承當處不諦僧却問曹山兩園
批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僧云向上更有事
也無山云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叱云這奴兒婢子段此
出經要傳天童覺云識尊卑知貴賤兩園是作家分
燈載不同玉石辨金鍮曹山不出世這僧雖解切瑳琢磨也祇向
奴兒婢子邊著到還知麼放曠淋漓兩不傷猶是夜明
簾外客

石梯禪師一日侍者請師入浴師云既不洗塵亦不洗垢
浴作甚麼者云請和尚先去某甲將皂角後來
佛鑑勸云石梯年老侍者年少雖然老少不同其奈頭
腦相似

欽山遠禪師一日到浴下見僧踏水車放却來問師云
幸自轉轉地何須却恁麼僧云不恁麼又爭得師云若
恁麼欽山眼在甚處云作麼生是和尚眼師以手作撥
眉勢僧云和尚又得與麼師云是是為我與麼便不得與
麼僧無對師云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云會麼云不會
師云欽山為你擔取一半

佛鑑勸云是則轉轉底轉其奈車下無水何以得知你
看欽山盡日凜浴淨身徹乾

天蓋幽禪師因有下院名無垢淨光禪院化浴室有人問
既是無垢淨光為甚麼却造浴室僧無語後請師代師云
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

丹霞淳頌云雖然空盡深深意爭奈投機句未親欲會
本來無垢的更須入水見長人

玄沙備禪師因上雪峰問訊次時太原孚上座主浴峰云
我此間有箇老鼠全在浴下師云待與和尚勘過師到浴
下見孚打水師召云新到相看孚云已相見了也師云甚
麼劫中曾相見來孚云莫瞋睡師上方丈謂雪峰云已勘
破了也峰云子作麼生勸師舉前話峰云汝著賊了也

雪竇顯別云這賊敗也徑山果云又勸被下箇
鏡清恁禪師因普請鋤草次因浴頭來請師浴師不顧如

是二請師忽舉鋤作打勢浴頭便走師召云來來浴頭回
首師云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僧後舉似保福舉未了福
以手掩其僧口僧復舉似師師云饒伊與麼也未作家
趙州論禪師因南泉從浴室裏過見浴頭燒火泉云作甚
麼頭云燒浴泉云記取來喫水牯牛浴浴頭應語至晚間
頭入方丈泉問作甚麼云請水牯牛去浴泉云將得繩索
來不頭無對師來問訊次泉舉似師師云某甲有語泉便
問還將得繩索來麻師近前摹鼻便拽泉云是即是太醜
生

水庵云云眾中盡謂南泉浴節殊不知趙州雖是得便
宜爭奈遭人恠笑

天台韶國師問龍牙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牙云

道者合如是九經十七次問牙二至若為汝說已後罵我去
師後住天台通玄峰因澡浴忽省前話遂具威儀焚香遇
禮龍牙云當時若為我說今日決定罵他

徑山果云只今也不少

神鼎謹禪師僧問布以七淨花浴此無垢人為甚麼却浴
師云清淨亦不立

石門聰禪師因浴出僧問三身中那身洗澡師云困

雪竇顯禪師問僧你浴未僧云某甲此生不浴師云你不
浴圖箇甚麼云今日被和尚勘破師云賊不打貧兒家

雪竇問僧甚麼處來云浴來師云三身中那身浴云或鼓聲
前或鼓聲後師云飽叢林

鷲嶺禪師因入浴室有僧問和尚是離垢底人為甚麼

青原下
濠州恩明法嗣

却浴師云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
大愚芝禪師僧問既是清淨法身為甚麼却澡浴師云頭
出頭沒云為甚麼如此師云祇為如此

汾陽照
法嗣

大道泉禪師因往道吾訪慈明圓禪師其山有秋毒龍所
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出泉慈明暮歸時秋
暑師捉明衣云可同浴明掣肘徑去於是師解衣躍入霹
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明躡草中意師死矣須臾晴
霽師忽引頸出波間云因

大通善本
法嗣

資福明禪師僧問法身清淨報應無垢為甚麼香湯浴佛
師云今朝四月八云既然無垢浴箇甚麼師云不因入水
爭見長人云忽若撞著雲門老子又作麼生師云快便難
逢便打

南齊文

二五

五祖演

法嗣

卷身十二

五十四

開福寧禪師壯為道人時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灑足偶
 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遂忘所知忽
 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
 遵布衲浴佛觀頤
 德山浴出廓侍者過茶觀際



優息

阿那律在楞嚴會上百佛言我初出家常樂睡眠如來呵
 我為畜生類我聞佛呵啼泣自責七日不眠失其雙目世
 尊示我樂見照明金剛三昧我不因眼觀見十方精真洞
 然如觀掌果如來印我成阿羅漢
 丹霞禪師一日於天津橋橫卧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
 起吏問其故師徐云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帛及衣兩襲
 日給米麵
 鴻山祐禪師一日卧次見仰山來師乃轉面向壁卧仰云
 某甲是和尚弟子不用形迹師作起勢仰便出去師乃召
 云寂子仰回師云聽老僧說箇夢仰低頭作聽勢師云為
 我原看仰取一盤水一條手巾來師遂洗面了纒坐香巖

百身十二

五十一

入來師云我適來與寂子作一上神通不同小小嚴云某甲在下面了了得知師云子試道看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歎云二子神通智慧過於鴛鴦子日連

佛鑑勲云夢中說夢深許瀉山妙用神通須還二子傳茶度永耀古騰今年老心孤憐兒惜子向衲僧門下一人在門外一人在門裏更有一人徧界不曾藏佛眼覷不見大瀉智云瀉山老人幸自日午高眠何用起來夢中說夢又道二子神通過於鴛鴦子恁麼說話檢點將來正是破壞家門殊不知祇是兩箇了事底漢當時若一棒一條痕通身日杲杲豈不快哉
南堂靜頌云撥草瞻風孤峰獨宿鼓無絃琴唱無生曲瀉仰香巖鼎之二足臨機不費纖毫力任運分身千百

馬大師法嗣
傳灯八

億 古德云取水烹茶不露機當時原善善知時如斯始為德陀安鴛鴦子神通豈及伊

樺樹省禪師因道吾來相看值師臥次吾乃近前將被蓋覆師問作麼吾云蓋覆師云坐底是卧底是吾云不在兩頭師云爭奈蓋覆何吾云莫亂道

圓悟勲云樺樹卧起道吾甚覆覆一喝當頭撒翻路布

趙州諗禪師作沙彌時到南泉值泉卧次師乃問訊泉云汝從甚處來師云湖南瑞像來泉云還見瑞像麼師云瑞像即不見目前見箇卧如來泉乃起身云你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云有主沙彌泉云作麼生是你主師近前云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體起居萬福自此依南泉法席
臨濟玄禪師一日在黃檗僧堂裏睡黃檗入來以拄杖於

牀邊敲三下師舉首見和尚却睡槩打席三下去上間見
第一座坐禪槩乃云這醉漢豈不知下間禪客坐禪汝只
管瞌睡座云這老和尚患風耶槩打板頭一下便出去

鴻山舉問仰山只如黃檗意作麼生仰云一彩兩賽
松源岳云打睡坐禪坐禪打睡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老
黃檗太憨痴深耕淺種少人知

臨濟到襄州華嚴嚴倚拄杖作睡勢師云老和尚瞌睡作
麼嚴云作家禪客死爾不同師云侍者點茶來與和尚喫
嚴乃喚維那云第三位安排這上座

臨濟侍德山次山云今日困師云這老漢寐語作麼德山云
問得麼師便山便打師掀倒禪牀
雲竇顯云二真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雪

竇擬向飢鷹鳥爪下奪肉餓虎口裏爭食敢謂德山臨濟

二俱瞎漢有欠辨得天下橫行雲峰悅云奇怪諸德

看此二真作家一撥一捺畧靈風規天似把手上高山
雖然如是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喝一喝下

座徑山果云雲峰老人恁麼批判大似普州人徑山
若見縛作一束送在河裏何故不見道蚌鷓相持俱落
漁人之手

雪峰存禪師一日晚參次却向中庭卧時太原孚上座云
五州管内祇有這和尚較此子師便起去

雪峰僧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云秋夜與麼長為甚麼
日晝瞌睡

巖頭棧禪師見踈山來遂洋洋而睡山近前而立師不顧

山拍繩牀一下師回顧云作甚麼山云和尚且瞌睡便出
去師呵呵大笑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

黃龍新云巖頭尋常水泄不通被踈山輕輕一投直得
冰消瓦解

徑山謹禪師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云猶是時人功幹
云幹後如何師云耕人田不種云畢竟如何師云禾熟不
臨場

應庵華云鳳閣香沉雪巢夜冷半牕明月和氣霽巖正
恁麼時且道歸宗與徑山還有相見分也無見與不見
即且置祇如這僧問徑山還具眼麼首或未然雲藏無
縫襖鳥宿不萌枝

雲門偃禪師於普請處謂眾云今日困有解問話底置將

問來若不問向後鼻孔透天莫道我瞞你

黃龍心問僧你道當時合置得甚麼問免得雲雨護去
僧擬問師以拂子劈口拂

雲門因普請歸三門下問僧困作甚麼面目云和尚合知
師云我即不知僧却問困作甚麼面目師拈拄杖云遇長
即長遇短即短云未審困與麼道和尚與麼道師云我也
知你親僧無對師代云爭知又代前語云老小黃白

鏡清休禪師問雪峰古又有言峰便倒臥良久起云問甚
麼師再問峰云虛生浪死漢

投子青頰云尋常愛客恨無來及至人來懶話陪空卧
早知眠不當虛勞紅酸落寒灰

投子青禪師在圓通秀禪師會中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

執事白秀云堂中有僧曰睡當行規法秀云是誰云義青
 上座秀云未可待與按過秀即曳杖入室見師正睡乃擊
 牀呵云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云和尚教其
 甲何為秀云何不參禪去師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秀云爭
 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云待肯堪作甚麼秀云上座曾見
 甚人來師云浮山秀云恁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笑歸方丈
 保福殊禪師僧問孤峰獨宿時如何答林下長伸兩脚眠
 南泉見僧卧見隨
 圓照喜寢觀附
 無等面壁觀附
 幽棲歸方丈觀附
 禪林類聚卷第十二

仰山夢往天宮說法觀附
 忠國師睡次丹霞來訪觀附
 永嘉至曹溪留一宿觀附

類聚十三

